

蓬

窗

類

紀

蓬窗類紀卷第一

吳人 黃暉 日昇

功臣紀

皇朝文臣得拜極品爵者不數人。威寧伯王越

公元作

其一

也。公當廷試日。稿甫就。忽旋風起。腋下。腦公卷於雲霄中。廷臣與同試者咸仰視。彌久彌高。至於不能見乃已。中官以聞。詔許別紙謄進。後公由中執法大司馬以進於伯爵。書之以志異云。

太祖高皇帝取張士誠。城破日。開平常忠武王入齊門。所過屠戮殆盡。中山徐武寧王入閭門。不殺一人。至臥佛寺。

前兩王相遇。武寧始戒忠武勿殺。嗚呼。同一吳民也。遇忠武何不幸。遇武寧何幸耶。厥後忠武之爵不續。而武寧今已五傳。子孫繁衍。茲固嗜殺與不嗜殺之明驗也。觀此曹翰曹斌傳。益信不誣。

科第紀

近歲天下舉人。會試禮部者。數踰四千。前此未有也。自成化丙戌至弘治庚戌九科。而南畿會元七人。前侍講學士崑山陸鼎儀。禮部侍郎丹徒費廷閭言。今少宰長洲吳原博寬。侍讀學士吳邑王濟之鑒。考功郎中泰州儲靜夫。嚙刑部郎中吳江趙栗夫寬。翰林修撰華亭錢興謙。

福是也。七人中吾蘇四人焉。蓋當時文運莫盛南畿。而尤盛吾蘇也。况原博與謙皆狀元及第。鼎儀及第第二。濟之及第第三。它凡不由會元而狀元及第者。毛憲清澄。朱懋忠。希周。亦蘇人。而濟之與賀其榮恩。又南畿鄉試第一。原博與大理少卿陳玉汝。刑部郎中盛思禹。主事陳于朝言。黃門給事毛貞甫。理。楊啓同昇。監察御史賀澤民。元忠。朱天昭。陸全卿完。進士蔣元用。張汝勉。蔣子修欽。同知陸獻之。輩。或魁一經於鄉試。或刊其文於春闈。其他由進士而洊登都臺。授任方面。拜官翰苑。簪筆諫垣。列職郎曹。分符守令。與夫登名鄉貢者。殆未可以數計。雖武弁之士。亦皆

觀感奮發。取科第以躋臚仕。如太僕少卿劉與清。寺丞張廷節。冬官員外郎張嘉玉。主事張守之。雖以暉之不肖。亦得廁名秋官之末。吁。盛矣哉。

濰亭去郡城東三十里。崑山去濰亭東四十里。又東百里爲劉家港。港口大海也。海潮入港。抵崑山止。宋淳熙八年辛丑。潮越崑山抵濰亭。人甚異之。適長洲黃由狀元及第。蘇人曰。潮到濰亭出狀元。後三年。爲淳熙十一年甲辰。潮又過崑山。衛涇亦狀元及第。人益信前語不誣。由是此語相傳二百餘年。然無是人。則潮不至。大明成化辛卯。郡守番陽丘舜歲暮迎土牛於婁門外。網魚者忽得江豚。豚。海

物也。潮至隨焉。吳士大夫咸誦此語爲賀。丘初未信。明年壬辰。今少宰吳原博狀元及第。崑山驛樓遂扁曰問潮。蓋望其更至。爲後後黃人校作期也。又二十一年。爲弘治壬子。慈溪楊子器來爲崑山令。八月。潮過濰亭。楊曰。潮旣過矣。奚以問爲。遂易問爲迎。明年。臚唱第一。今修撰毛憲清。崑山人也。潮凡四至。而狀元四人。記取作黃此校更爲後來者嗣焉。有宋咸淳乙丑。狀元阮登炳。大明正統己未。狀元施槃。皆蘇人。未知潮於此時曾至濰亭否也。不敢強爲附會。

吳縣學。舊在郡城西隈。卑隘迫營壘。戶部侍郎周文襄公。與郡守况公伯律。相與圖遷。購地昇平橋東。廣袤視昔加

倍建學遷之。正統戊午歲也。旣遷。泮池蓮開。有一莖三花之瑞。庠生周郁施槃張和同黃校作領鄉薦。郁得魁。人咸以爲應。文襄曰。未也。鄉薦恐不足以當之。明年廷試。槃狀元及第。文襄特立石紀其事於學云。

奚元啓弱冠領鄉薦。負重名。一日游金陵。少宗伯倪公克讓適生子。設湯餅會。元啓與焉。賀以詩。所生子。今大宗伯舜咨也。後元啓踰證禮闈三十年。至宗伯爲翰林修撰。校黃
修編主試。始獲一第。事之難料。有如此也。

賦役紀

臨清賦役。每三年一更。如以隸兵爲閘夫。而閘夫爲隸兵。

之類也。是民自十五至六十，無歲無役，出六十與篤疾不能應役者，俾納米一石，方獲免。予爲作均旱澇謠，載清源集。

沈富，字仲榮，行三，故吳人，呼沈萬三秀。元末江南第一富家，富卒，二子茂旺。我太祖定鼎金陵，召廷見，令其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觔，甲馬錢穀，多取資於茂。茂爲廣積庫，提舉姪孫玠爲戶部員外郎，後茂罪當辟，以有營建工緒未訖，但黥類爲藍黨，猶得乘馬出入。旣而發遼陽從戎，籍其田數千頃，每畝定賦九斗三升。吳下糧額之重坐此。沈之從戎遼陽，又穴地得金，牛馬亦累千云。

國初紀

張士誠被困日久。城中食盡。一鼠售錢三百文。革履鞍靴。亦糞而充饑。甚危急。士誠乃集吳民告曰。事勢如此。吾無策矣。將自縛詣軍門降。以救汝曹。若死守。則城破無噍類矣。民聞伏地長號。有死守志。不聽遣。嬪御悉自經於齊雲樓下。竟鑰戶舉火。須臾烟燄漲空。嬌娃艷魄。蕩爲灰燼。乃詣軍門降。吳民哭聲數十里。王師義之。厥後高皇帝多用吳民。實金陵坊廂。蓋亦取其能與士誠効死也。至今恆有得寶玉首飾於齊雲廢址者。

蘇郡治在西館橋西。衛治在西館橋東。又東則張士誠故

宮址也。郡守魏觀不欲居衛下偏，乃新士誠址而遷之。堂
宇完麗，視昔有加。戶部侍郎高季迪時致仕家居，爲作上
梁文往賀。衛主帥以聞，高皇帝遂執魏置於法，高坐腰斬。
因其文有龍盤虎踞之語也。府治至今仍舊云。

陶太極子初評

之得故天懷下移法樂所屬勞峻民內傷外財既工有無踴敢矣搜且有其作爲卽者雖純氏以之特故大
古居今其而來不識知口而踴躍龍厥蟻乃也京國歸宜之高故爲號通非初所詩施人於之冠邑諸也親
云欲顯如然之以顯小有過辭而矣當予大於群曉時情事其之好華生可事知於也高二情入其之不命蓋亦言
也可已真

妖人紀

周岐鳳，澄江人，能詩，有巧思，文房器用，裳衣冠履，悉自製。

良工莫及。亦諳邪術。嘗寓宿富家。主人劇飲醉臥。主人妻忽蹴而告曰。館賓必奸人。吾展轉不成寐。若聞其相喚者。試往覘之。主人披衣出。從壁隙窺。周方裸體披髮。戟指相向以詠。主人亟呼家人操刃至。周已踰垣逸去。後又以事坐大辟。拘械赴京。亦從中途逸去。官府求急。周妻日被箠撻。無從獲。周亦漸無所容。琴川錢曄與相善。周暮夜以詩往謁。有曰。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似孔融。錢醜其行。不納而去。飄蓬湖海者數年。忽一夕。潛歸。其妻泣謂曰。不留君。則結髮義絕。必留君。又彼此非利。萬一娠。吾將歸之君耶。官府必求君。將不歸之君。則吾十年之節。一夕而敗。

爲之奈何。周是其言。相抱一慟而別。竟客死。噫。周不足道也。周之妻與富人之妻。可謂貞矣。

周隨在子外。許云。雖按作往時。事以記。

讀之。當今是乃錢。所以作無疑。日與外。誤以聽金耳。時。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工。少而艾。履襪不盈四寸。諸富貴家相薦引。以教室女補繡。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答。夜必與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戶。嚴於自防。由是人益重之。庠生某慕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厥妻給爲妹。賂隣嫗往延寡婦。婦至。生潛戒其妻。將寢。則啓戶如廁。妻如戒。生遽入滅燭。婦大呼。生扼其吭。強犯之。則男子也。厥明。繫送於官。訊鞠之。姓桑。名玃。年纔二十四。自幼卽縛足小。而

爲是圖富貴家女與之私者若干人法司上其獄憲廟以爲人妖實諸極典云

京中有人手足俱無父盛以布囊僅滿二尺儼如魚形挾之出觀者如堵其面甚鉅其聲甚雄能就地打滾世未有如此人也

災異紀

景泰甲戌吳多雪正月望日一夕積七八尺比曉城郭填咽民居被壓欹側者覆縛茅者棟穿作黃棟之綿而瘠者咸折通衢委巷僵而臥者比比皆是突而烟者十二三而已郡守隴右汪潄以爲祥命搏雪爲獅相峙府治東西

墀高可盈丈。兩睛以巨柚齒毛爪鬣。設色而爲。汪喜溢眉
宇。合府衛羣寮相宴賞。張燈爲市。飾優爲戲。簫鼓聲徹。明
始息。自春徂夏。淫雨連綿。海潮湖水相泛溢。膏腴千頃爲
巨浸。桂玉騰價。民庶艱食。疫癘大作。死者無算。始猶以樗
次以蓐葦。蓆。又次棄諸水。甚則駢死一室。積癘黃校改
穢。癘氣愈熾。豪門富室亦不保。未幾。汪亦告殂。

弘治壬子癸丑。山東連旱。黎庶艱食。壯者流移。幼者賣去。
其諸老與病不能行者。待斃而已。閏五月三日。牘卒報老
嫗自溺。莫能救。竟沉。予亟往詢之。嫗郭氏女。年八十三。孀
居垂五十年。惟一子應役江南。三年弗返。存亡未卜。嫗老

不能行丐。詣其鄰。鄰自顧不贍。莫肯與。縱有與者。亦不充。且不繼。嫗饑不堪忍。遂溺。予命水手起其屍。具棺斂。求其良人。故阡合葬焉。而弔以詩。詩載清源集。

傅俊生二子。長曰海。善經理。足以備養。而沮於其妻。次曰小小。孱且幼。藉其父以食。父老而康稔。歲足自給。且以給其幼。弘治癸丑。山東旱甚。比得雨。又浹旬不止。漲溢通衢。生理蕭索。居民艱窘。俊日一爨。亦罔繼。往就海養。海初以實辭。旣而曰。卽養不能及其弟。父曰。然則汝以養吾者養吾幼。吾自圖之。言訖去。遂不見。已躍入閘河死矣。幼子匍匐來死所。求父屍不獲。遂赴水死。觀者泣下。嗚呼。傅海不

孝而不羅顯戮。小小死孝。而不被旌褒。司民社者。將得辭其責乎。

異人紀

袁某不知何許人。景泰中。游京師。石駙馬適坐私讎謫官。袁爲行降筆法。令石具紙筆於靜室。鐫其戶。袁焚符誦呪。伏戶外須臾。啓戶入視。大書於紙云。某月某日復官。後果驗。豐城侯李公母目盲。袁召天醫行治。縛高架於李之壺閣前。置玉器其顙。每夜分李自登視。輒得成藥。不數日復明。召李謝。儀甚腆。由是聲譽著聞。朝廷召送大總兵石亨處。隨軍問禍福。一日。石與大司馬于謙方閱武。暑酷。渴甚。

袁旁侍石命作游仙夢法袁易敝衣懷鈔二貫。寢臥帳中。少頃起。左袖出玉黃子五十餘。右一袖則王瓜數莖。二公大以爲神。竟不知何術也。三事皆予伯兄武略府君所目擊。

擊。

其陶
實錄
傳子
會評
之云
通鑑
包編

燕有貧家女。性頗慧。數歲時。聆其伯母誦佛書。輒記不忘。里有慕之者。以禮聘爲婦。後伯母死。女繼之誦。日久不輟。文義通曉。專心事佛。不復有嫁意。母恚曰。欲辭聘禮。奚償。女曰。必有施之者。母許女退。未幾。一翁以白金來施。視聘禮倍焉。里人與其家咸詫女能前知。母以所施半償聘禮。女曰。全畀之。恐亦不得用也。乃作偈曰。業緣休認是姻緣。

一念真空已了然。迷時與你爲媳婦。今日身居天外天。母
攜金與偈往。遂得辭。不數日。聘家金爲盜持去。由是人信
女神靈。呼爲活佛。遠近賫香幣來拜。謀事者坐以妖人惑
衆。收下錦衣獄。雜治之。無驗。移繫秋臺。莫能行。以筐舁至。
予適試政秋曹。嘗一見之。鞠亦無驗。抑之嫁。則請死。繼諭
之曰。君命也。孰敢辭。遂令邑庠生某娶焉。未幾卒。

蓬窗類紀卷第二

吳人 黃暉 日昇

厚德紀

尙書楊公仲舉

人與

有厚德。從軍武昌。與廬陵楊文貞公布

衣友。後文貞貴顯。

薦爲景皇帝潛邸宮僚。居京師。乘驢。鄰

翁老得子。驢鳴輒驚。公聞。賣驢徒步。久雨水溢。鄰穴垣渚

水公家。家人欲與競。公曰。天不恆雨。晴當自涸。鄰葺頽垣。

復侵公地。公亦不較。作詩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來些

也不妨。金水河橋成。命簡有德者試涉。廷臣首推公焉。

陳僖敏公

人與

長憲都臺時。以監察御史王文薦於宣廟。不

數載。文亦至右都御史。每凌僖敏。王入臺。僖敏後至。王輒命堂吏鳴鼓。集諸道御史升揖。僖敏至。略不較。一日。僖敏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少需。諸道咸不平。王至。知公遲鼓以待。自訟曰。吾在陳公度中矣。厥後景皇帝易儲。王與謀。英廟復辟。乃誅之。僖敏位極師保。致政壽終。

周文襄公以戶部侍郎撫吳。日。舟從錫山來。天未曙。公盛服待旦。舟抵閭門。觸石。燭仆汚公衣。公易服。舟人伏地請償。公曰。衣無恙。恐風露。偶自易耳。一日從外歸。有醉僧奪公開路槩。前驅至院。僧與羣皂綴立。公但慰遣之而已。其德量寬厚如此。不但立法之善。迄今遵行也。

夏忠靖公原吉治水東吳。館於范文正書院傍室。聞范氏子孫有事於中堂。公衣冠獨坐。比三鼓畢事。方就寢。

政蹟紀

都御史韓公永熙。人吳旬宣江右時。忽報寧府之弟某王至。公託疾乞少需。公密遣人馳召三府司。且索白木几。公匍匐拜迎。王入。具言兄叛狀。公辭瞶莫聽。請書。王索紙。左右舁几進。王詳書其事而去。公上其事。朝廷遣使按無跡。時王兄弟相讎。諱無言。使還。朝廷坐韓離間親王。罪當辟。械以往。韓上木几親書。乃釋。天順初。兩廣亂。命公往討。師次大藤峽。道隘甚。旁夾水田。老人百餘輩。迎拜道左。慰勞公。

且訴賊所苦。公疑詐。亟命武士執之。乃下令索水田中。果得苦。作黃枯校竹鎗數十件。俱斬之。由是蠻獠膽喪。望風奔避。

兩廣遂平。公之機警謨略神速如此。殆非學而能也。

侍郎孔公韶文。宣聖五十八世孫。居吳中。以甲戌進士出宰連山。多著嘉績。陞高州守。天順中。兩廣蠻獠作亂。簡命右都御史韓公永熙。繼鎮兩廣。威令嚴肅。罔不畏憚。初。孔之境有盜。嘯聚山谷。甚猖獗。孔匹馬入其巢。開陳利害。至再至三。盜感悟。刑牲插血。指天誓曰。公能全我。不復叛矣。酋長自百輩從公。見韓。韓初至。欲盡戮。公執不可。韓震怒。覆案曰。敢以鄉曲故抗吾令耶。公辭氣從容。堅執不可。時

大參范口口。

作黃某校

憲副馮士定。僉憲戈允中。顧廷望。皆吳

人。合辭勸公從韓公。公曰。吾許以不死。招撫而來。若殺之。是誘之也。不足伸威。祇敗吾信。且禦夷之策。所恃者信而已。信失。何恃以服夷耶。韓悔悟。從公議。盜終公任。無一叛者。觀此公之執信。韓之從善。誠兩難也。

河南山東愚民遭亢旱。輒指新葬屍骸爲旱魃。必聚衆發掘。磔爛以禱。名曰打旱骨樁。沿習已久。奸詐往往藉以報私讐。孝子慈孫莫能禦。蓋以禳旱爲名。愚民相扇起。蟻集瓦合。固難禁也。弘治甲寅。都憲四明屠公特疏止之。置作俑者於法。諸爲從者。悉隸邊地戎籍。由是其風稍戢。

王瘤子名臣京中人挾術游江湖天順初謁大都督董公
於金山公閱其術王出木刻小童置案上長可三寸眉目
咸具手足能動王索碗貯水鼓掌呼童子浴童躍入水作
澡浴狀須臾躍出公大奇之逮北歸公命諸武胄餞於海
上贐白金一餅王受而擲諸海水珠濺坐席武胄皆動色
王起謝曰銀在物相戲耳乃復出諸袖中衆益以爲奇憲
廟時用近幸薦拜錦衣百戶尋與巨璫王敬同往江南採
辦所過括取金帛古玩誅求玩樂誅求所過括取黃金校帛無厭
郡邑騷動大冢宰三原王公時以中執法巡撫南畿按其
挾左道惑衆上悔悟竟斬之傳首江南敬亦竄逐人心稱

快。

吳城東南有尹山。小鎮也。居民百數家。景泰甲戌。吳童謠曰。尹山做勢。未幾。有許道者。於尹山構屋數楹。圍一室於中。不設戶牖。鑿一竇於暗處。蛇遊乃入。中置籃輿。許擁衲臥焉。其徒告人曰。吾師服氣。不食十年矣。有痼疾。與之臍相磨。輒愈。無疾。磨之亦得延算。里人咸趨焉。捫其陽。如閨者。由是女婦亦往與磨。多爲所私。而莫敢言。蓋許能呼吸。使陽物消。則如閨。長則加甚。里孀沈三娘。與磨甚密。他與磨者。日益衆。一郡聞然。時都御史王公文賑饑吳中。聞許事。卽糾其姦。命邏卒往擒。咸不敢往。且泣曰。許有劍呪之。

術能飛斬人。公聞之。亦頗訝。乃命武胄帥千人。戎裝以往。環其居。羣徒告急。許乃仗劍出。跌於石。叱曰。近吾者先死。衆斂縮不前。一武士奮擒之。連逮百餘人。公悉械送京師。斬於市。謠遂驗。

忠烈紀

副總兵馬公俊。體貌魁傑。騎射絕倫。威震廣右。一日。牒報寇至。公與參政馬孔仁帥師往討。進薄巢穴。所部請裝塘。公叱曰。此逐之遁耳。非殺賊也。遂與孔仁前。孔仁儒臣。不諳戰陳。倚公勇。亦不設備。日卓午。炎甚。士卒解甲少憩。忽羣寇從茂草中突出。以鎗剽公臆。竟不得展其勇。孔仁亦

被害問其地則雙倒馬坡也公與孔仁偶皆馬姓豈非有數耶

劉源字嗣宗江陰人豪宕不羈好爲誇詞合肥湯胤績亦豪俠有詩名一日相值廣坐中劉曰湯雖出將家學問識見種種過人無不黃校愕聽既而曰黃校再加數年依

稀似我矣其誇類此亦能使湯心服嘗上疏覈郡守貪酷有曰願以閭門百口與知府莫愚同斬於市捨臣一家之性命以救一郡之蒼生英廟讀之動容事下憲臣坐劉誣黃校謫戍雲南又抗疏言守帥驕橫撫禦無法半載之內四徹宸聰後老代歸己巳土木之變劉憤奮至忘寢食

撰平胡十二策。欲獻。會英廟還。乃罷。武功伯徐公治水。張秋。劉嘗有贊畫功。年八十餘。墮水死。

高士紀

逃虛子姚公廣孝。初禮嵩山僧爲緇流。翊戴文皇帝靖內難。功出諸將先。拜少師。眷遇甚隆。特恩許祭掃。來吳中。公與王仲光先生善。首往謁。府衛將吏咸從。王閉門不納。公悟曰。仲光。高士也。騎從以往。非是。厥明。徒步躋仲光門。門啟。復閤。接膝而談。良久。諸從行潛伏以聽。或聞公有悔辭者。王忽茗甌墮地而仆。口目俱歔。公退。初。公之歸。感明良相遭。欲起仲光夾輔文廟。至見其病風不可。乃止。書此著

仲光之高潔見少師公下賢之美德也

是陶
語
載于
孟評
曰此
守所

重寶
也無
足

呂勉字懋功嘗從高太史學太史死勉居南濠絕口不談詩永樂中始謂人曰吾高太史弟子也出太史槎軒江館等集手稿并其所作太史傳及社中張子宣方以常王止仲徐幼文楊孟載張來儀浦長源梁用行諸公哀挽事

校黃

作作
之

載槎軒集後百餘年廣東提學僉事張企翺始以其

集梓行於世

異行紀

賈孟泰爲庠生時同舍岳本和當撰表太守呼之急不及

閨戶而往。暮未還。賈散學爲入閨。几上白金二錠。蓋撰表
貲也。賈欲持之歸。恐涉嫌。棄之去。又不可爲留一宿。未曙。
岳來索。自分必亡矣。見賈在。拜謝持去。後爲湖南委吏。省
參徐輔德亦賈同舍。剛方嚴毅。賊汚必汰。郡守召賈曰。知
爾與徐善。一郡當必無恙。賈退。思曰。不爲營。方守命。必爲
營。沮徐法。吾知兩全矣。乃不與徐接。竟至省。以老乞歸。歸
貧無居。妻子繼沒。寄食洪範僧舍。扁寢處曰三絕。蓋累世
宦族與嗣與居。至孟泰皆絕。故云。吳士大夫里居者。咸高
其誼。憐其貧。同釀金會飲洪範。歸所餘於賈以給日。迨賈
卒。乃罷。卒時年八十八。

正統間。柳公彥輝。以監察御史督捕閩浙二省。事竣。便道還吳。汾湖陸坦。富翁也。來餞公行。公從陸貸銀五十兩。爲入京貲。不立券。豈惟陸之家不知。雖柳氏。惟公冢子仲益知之。後公陞憲副。卒於山東。朝廷撫閩中舊事。來錄公家。公雖歿。一家悉械至京。謫戍遼陽。越數年。赦還。貧甚。絲積粒聚。土田室廬漸復。成化丁未。距公卒時已四十餘年。坦卒亦三十年矣。仲益檢積銀及五十兩。因具牲帛。不遠三百百黃餘校里。往拜坦墓。納金。坦子大驚。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償。他日何面見兩翁於地下。陸遂納。噫。此與包孝肅尹京時還

金事相類。寥寥四百年。僅再見也。

閩揮使王某少孤。賴母氏撫育。得世厥蔭官。母卒。浮屠氏曰。滌屍穢水。勿污地。則死者釋愆資福。王亟命勿覆。貯留他器。日以盃飲之。越百日乃竭。八閩咸稱爲孝順。王云。他行尤有奇絕者。王近四十。乏嗣。其妻爲納麗寵以進。王具冠裳。焚香籲天曰。某實不德。天靳吾後。吾不承天。又污一女子體。吾不爲也。乃伏地長號。妻懼而還之。後連得二子。噫。孰謂天不可格耶。

固介紀

大司成劉文恭公。介而固。天順中。公以翰林侍講主京闈。

秋試比填榜解乃盧龍衛軍同事者欲抑置第二公不可
曰吾惟文是取它違計耶遂定乃今大司空劉公宣也吳
儒賀宗振與公兒女姻公過焉賀曰欲以觔肉斗酒奉談
笑願少留公一日飲酒啖肉而已餘珍饌一不顧強之亦
不食其介與固率類此

穎慧紀

參政劉公欽謨穎慧絕倫經書子史過目終身不忘爲庠
生時出遇雨避於染肆有簿籍公閱之則染帳也少頃晴
霽公去未幾肆始黃肆校作回祿諸嘗以物衣黃鼎校作與染而取
之者百輩分競多寡莫能決公聞爲詳書一帙畀之毫髮

不爽其穎慧如此。

嘉禾周鼎字伯器。穎敏絕倫。初爲大司徒山陽金榮襄公幕下士。正統末。公從討閩中寇。師次杭州。四明章文重慕伯器名。來謁公。曰。聞有周鼎者。願與角。公作南征詩百韻。進兩生於前。爲誦一過。問之。皆曰能記。遂各書一通上之。一字不遺。周曰。請作黃西校從末句倒誦至前。章謝曰。而今而後。知讓君矣。周以從征功爲某縣典史。迂腐不任事。罷歸。晚年乘小舟遨遊三吳。所至持金幣求詩文者甚衆。卒藉此爲生涯。又以衍餘買田數百畝。家遂裕。嘗修杭州志。年八十餘。燈下書蠅頭細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爲範。信手與

目毫髮不爽。成化中，罹回祿，詩文藁一無所存。周蒙被而臥數日，忽起書，釐爲一十二冊，不下千數百篇，不惟無遺忘，而前後次序亦不紊。嘗爲予作先太宜人壽序文始堂及東樓記，卒時年近九十云。

黃校作年近九十

德怨紀

王伯讓行貨於閩，度馮公嶺，見一人仆於道，一婦守而泣。一童負行李，竚而竢。王善醫，視其脈，暑所中耳，卽取藥畀之而去。仆者遣童子問氏名，曰：我蘇人王伯讓也。抵閩，爲貨口。

黃校補海字

不卽歸，明年始促裝，以酒飲邸主告別，甫散

去。主遽殂，厥妻訟王行毒，王就逮。郡倅訊鞠之，閱牘見王

名力證其誣。乃獲釋。倅卽向仆者也。事之相遇有如此。大都督翁公紹宗。總督三吳海道。好結納文士。出巡抵太倉。飲一緒紳家。時封郎中陳公在陪位。酒酣。主人擁矢請投翁與陳角。旣負於陳。商圖又負翁。慙作色起。主留之。弗克。竟去。陳子琦在職方。聞而啣之。適巨璫曹吉祥以叛誅。陳疏翁爲曹黨。遂貶翁。結納者無慮百輩。所忤者惟陳一人。竟受其害。不聞有援之者。然碌碌終日。徒取忙耳。

節婦紀

陳貴。本鹺客。贅高氏。生二女。皆國色。貴年老。貲耗。長贅胡景。三月別去。十年弗返。就予屋三楹以居。鄰嫗亦罕覩二

女之面。內外井井。

作黃井校

鄉黨稱之。予同舍虞允忠。監察御

史禎冢子。喪偶。欲繼其少女。年十七。貴以窶與幼辭。允忠堅求許焉。監察恥門閥不敵。不欲聘。允忠繼母從臾成禮。監察見其婦道修整。喜曰。不圖高家有此女也。未幾。貴與長女歿。監察亦卒。未葬。罹回祿。家業一空。允忠移居學宮旁。歲朝。啓戶。見巨蟒臥限。驚呼。陳操刃至。不見。允忠曰。安知非作龍兆乎。陳曰。元旦非時。門限非處。竊爲君憂焉。允忠是年卒。陳年纔二十五。惟一穉女。近厥母高與居。迨今三十年。冰蘖之操。凜然如一日。雖古名節婦未過也。書竢觀民風者採焉。

蓬窗類紀卷第三

黃 暉 日昇

著作紀

高啓字季迪別號槎軒初居吳城東北隅張士誠據吳日
時彥皆從之啓獨徙青丘避焉號青丘子國初被薦召修
元史成拜翰林國史編修尋擢戶部侍郎懇辭致政歸適
江夏魏觀以國子祭酒來爲郡守高以魏嘗同在史館爲
徙居夏侯里以便朝夕親焉魏以府治隘弗稱卽士誠廢
址遷之衛主帥疏於朝遣御史張度廉得其跡執觀械繫
至京斬於市高與王彝輩悉坐觀黨以死時年三十九所

著有姑蘇雜咏。婁江吟稿。史要類抄。及缶鳴江館鳳臺吹臺槎軒扣舷鳧藻諸集。與楊基張羽徐賁同有詩名。世號高楊張徐。以擬唐四傑云。

楊基。字孟載。號眉菴。謂眉無用於人之身。謙辭也。讀書日記數千言。尤工於詩。穠麗纖蔚。所著有眉菴集。仕至山西按察副使。

張羽。字來儀。初。烏程人。元末避地居吳中。少穎敏。讀書一覽不忘。爲詩文。俊逸典雅。善畫。洪武初。舉明經。爲郡庠訓導。歷官翰林待制。太常司丞。所著有靜居集。

徐賁。字幼文。居望齊門外。少負才名。洪武丙辰。膺薦出使。

晉冀還奏稱旨授給事中改監察御史又改刑部主事權部事平反明允陞廣西參政轉河南左布政使會大將率師平隴右往返中原以徐款其犒勞訴於上遂下獄死所著有北郭集

王彝字常宗剛正好古國初被薦召修元史成欲官之懇乞養親歸吳閉門著述號媯蜚子魏觀守郡浚河得佳硯常宗爲作頌觀被誅坐觀黨以死

謝徽字玄懿與高啓同被薦修元史成授翰林國史編修復命俄授諸王及授開平王二子經久之拜吏部郎中懇乞致政雖忤旨仍賜白金以還卒於家

張適字子宜七歲習詩經過目成誦十三赴鄉試稱奇童元季隱居不仕洪武初宋濂薦修元史拜水部郎中未幾辭歸與高季迪楊孟載張來儀徐幼文王止仲梁用行方以常錢彥周杜彥正浦長源輩結爲詩社號十才子

申屠衡長洲人幼學於楊鐵崖維禎明春秋肆力古文號樹屋傭洪武中草諭蜀詔稱旨授翰林修撰

高士敏季迪太史族弟善屬文太史嘗評其文有春容溫厚之辭無枯槁險薄之態蓋山林而館閣者也所著有辛丑集

盧熊長洲人元季兵起隱居著述嘗修郡志於凡古跡祠

墓山水泉石園亭寺宇。靡不備悉。高季迪每爲賦一詩。號姑蘇百咏。

陳惟寅與弟惟允。廬山人。元末。避兵來吳。居舡場巷。宋貴幸朱勔故居。名朱家園。惟寅更曰綠水。林亭軒沼各有扁。日與高啓輩嘯歌釣遊其中。題咏殆遍。啓有記。惟允早卒。子繼。字嗣初。文行超卓。廬陵楊文貞公薦爲翰林檢討。所著有頤菴集。至今子孫以儒業相傳。

周砥。字覆道。與馬元素有荆南唱和集。頗有唐人家法。至正壬寅。客會稽。卒於兵中。

詩話紀

合肥徐誌。勳臣裔也。眇一目。其氣與詩俱豪。少司馬長沙王公偉與相契。景泰中。延徐至京。語曰。予閱將臣。無踰君材者。第失爵久。卒難復。已約大司馬于公矣。翌旦畢朝過我。君少屈膝。可圖也。非直友義當然。選將亦吾職耳。徐謝曰。爵可失。膝不可屈。屈膝得爵。後會當何如處。明日于至。徐竟不出。遂罷。嘗有詩譏邊將曰。龍沙逆虜初回馬。麟閣功臣已賜貂。又曰。丈夫若得封侯印。不使胡兒夜度關。觀此可想見其人矣。

楊文理。紈綺子也。侈靡善吟。中歲貧甚。與杜公序善。杜以進士出爲攸令。楊欲往謁。闕道里費。趑趄久之。楚有商於

吳者難楊曰爲我作行舟八詠卽載以往題曰篷檣篙櫓
錨纜舵跳楊援筆一揮而就商讀之躍然起敬載之往且
厚贈之嘗記其咏篷曰雨溼湘帆翠欲流飄飄偏稱木蘭
舟纔從紅蓼灘頭掛又向白蘋洲畔收數葉飽風淮浦晚
一繩拖雨洞庭秋蓬萊聞說三千里藉爾何當作勝遊櫓
曰誰倩公輪巧斲成翩翩渾訝逐風鷹分開水面秋煙冷
斫破波心夜月明船尾駕來三尺短棹頭搖去五銖輕不
堪聲作伊州調客裏聞來倍慘情餘不能全記檣有曰宵
歸海上疑撐月晚泊山隈欲礙雲雖愛高標平地起最憐
孤影隔溪分篙曰誰翦瀟湘玉一枝棹郎長向手中持撐

開楊柳橋邊市。移過桃花渡口祠。錨曰。一錨似月分中墜。
四齒如錐向上擎。纜曰。秋風任擲孤篷外。夜月長維古渡
邊。舵曰。不入紅塵芳草路。慣依疏雨落花津。跳曰。踏破曉
霜還有跡。溜殘春雨不生苔。如此等句。誠亦動人。惜不見
其全集。

天順中。首相江右陳公薨於位。有吊以詩曰。何事先生蚤
蓋棺。薤歌聲聚路人歡。填門客散恩何在。負郭田多死亦
安。鹽海已無前日利。冰山誰障舊時寒。九泉若見南陽李。
爲報羅生已復官。亦詩史也。

陶少子評此詩一舉揚善之編

徐用禮號南州能詩往往有佳句本富家子以詩貧晚歲

落莫

其補字

卒藉詩給日尤工香奩有南州集嘗題劉阮天

台圖曰白雲蒼靄迷行路水複山重不知處行過澗谷有
人家忽見東風萬桃樹芳香艷態娛青春花間得遇娉婷
人五銖衣薄捲烟霧笑語便覺情相親神仙雖遇終離別
千古佳名自傳說天台山水至今存桃源望斷空明月亦
可詠誦

郡照王尚文詠綿花曰采采西風雪滿籃禦寒功已倍春
蠶世間多少閑花草無補生民也自慙石田沈啓南詠蠶
曰衣被深功藏蠢動碧筐火暖起眠時願言努力加餐葉

二月吳民要賣絲。此二詩亦可傳也。

孟小姐校官澄女。嘗過惠日菴訪尼僧。書其亭曰。矮矮牆圍小小亭。竹林深處晝冥冥。紅塵不到無餘事。一炷烟消兩卷經。詩亦佳。

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往來詩人題詠殆遍。有客書一絕云。采石江邊一坏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般門前掉大斧。亦確論也。

臨川饒參政介之。至正末。領咨議參軍事於吳。慕高季迪才名。召之至。再強而後往。因命題倪雲林竹木圖。實試之也。且以木緣曲爲韻。先生信口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

瓢倒瀉瀟湘綠。踰垣爲惜酒在樽。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驚異其敏捷。且嘆賞其詩。延之。因勸之仕。先生笑不答。時年纔十六。又二年。先生年十八。頽而長。貧未娶。婦翁周仲建有疾。先生往唁之。周出蘆雁圖請題。先生走筆賦曰。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翼作黃鵠校垂。沙闊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翁曰。是子求室也。六曰字黃子校補蓋也卽擇吉日。以女妻焉。

永樂中。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放回田里。而儒士應賢良方正舉者。輒得八品官。尹翰林岐鳳有詩曰。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及早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

來。

于節菴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少卿前後幾二十年其赴京獨不挾土物賄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絹帕蔭菇共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滿袖朝金闕免得閭閻議短長。

有人泊舟采石夜聞鬼哭旣而若謳吟者達旦大書一詩河上云長鯨吹浪海天昏兄弟同時弔屈原千古不消魚腹恨一家誰識雁行冤紅妝少婦空臨鏡白髮慈親尙倚門采石江邊腸斷處一輪明月照雙魂讀之亦可憐哉。

技藝紀

葛可久。國初名醫。有奇驗。一人患腹疼。延葛治。葛視之。謂其家曰。腹有肉龜。煖熟睡。吾鍼之。勿令患者知。知則龜藏矣。患者問故。家人誑曰。醫云。寒氣凝結。多飲釀酒。自散耳。患者喜。引觴劇飲。沉酣而臥。家人亟報葛。葛診其脈。以針刺其腹。患者驚寤。界以藥。須臾有物下。儼如龜形。厥首有穴。蓋針所中也。病遂愈。又一鄰婦娠。將娩。氣上逆。疼作黃痛絞不能忍。就葛治。葛見之。遽以掌擊案。厲聲大叱。婦驚。產一子。葛慰曰。向見爾色青氣逆。是腹中兒上攻。少緩。不可救矣。猝然被驚。故卽產也。其神驗如此。

梁興甫善撲觥。戴二者。蘇衛押使某之弟。體貌雄傑。膂力

絕倫。嘗游天平山。同行者爲虎所攫。戴倉猝持一梃奮往擊虎。虎卽斃。攫者生還。由是名稱赫甚。興甫族旣微。貌亦猥。然自持其藝之神。恆出語侮戴。戴啣之。一日相值開元寺。梁謂戴曰。凡拳師相角。不可容情。必各盡藝。雖死不悔。乃敢角。戴曰。然。諸惡少爲兩家徒者。皆云然。戴奮臂揮擊。謂梁曰。有隙爾卽入。梁應聲一躍。疾如風電。戴足忽在梁手中。俄皆迸仆。戴破僧之竹牀而刺入腕尺許。梁左目被擊幾失明。皆久久。戴久校作方甦。觀者皆劣。戴優。梁云。予鄰馬伯和爲予道其詳。馬亦旁觀一人也。

南京一樂工。能刻木爲舟。大可二寸。篷桅櫓舵咸具。兩人

對酌於中。壺觴餽釘滿案。一人挽篷索。一人握櫓。一人運舵。皆有機能動。置之水中。能隨風而行。略無欹側。一舟必需白金一兩。好事者競趨焉。迨與古之棘猴者無異。

會稽蔣中孚號秋鴻。挾子平術來吳。道人已往事。如其言。乃爲書其將來。不如其言。則拂袖去。蓋自負言之必中也。因病目臥。予塾。今太僕丞文君宗儒時已登鄉薦。微服偕一老造塾。蔣方以疾辭。而庠友浦汝正陳師魯繼至。迫不得已。蔣曰。諸君莫予釋。欲試吾術也。第各言生年時月。太僕首進。蔣曰。君必戊子貢士。君父黃校作當亦黃亦補字貢士。惜官不甚顯。君弟他日必有登進士者。餘不能悉也。老者

繼進。蔣曰：何孤之甚也。良久，乃曰：父母妻子，刑剋殆盡，非僧卽道耳。又曰：格局清絕，財帛奴僕皆有，且微有權，安知非道官耶。老者太僕相視吐舌，問之，則果神樂觀提點也。浦陳以次進。蔣謂陳曰：今歲甲午，君當中式，所惜者壽。補黃校不永耳。又謂浦曰：汝保軀命足矣，不第不足言也。浦

怒去。陳果登是年鄉薦。後六載卒。浦丁外艱，不得赴試，止一子應麟，年十九，娶婦纔數日，亦卒。浦哭父與子過哀，一病三月，僅得不死。太僕登壬辰進士，厥父公大中乙榜，授涑水學諭。厥弟宗嚴，丁未進士，皆如秋鴻之言。

南京聚寶山有僧名道清，善風鑑，往往有奇中者。成化丁

酉予與同試朱天昭毛貞甫柳子學顧士高范元勳司直
朱近仁暨辛卯貢士劉與清皆微服造焉方諦閱而黃和
仲適至僧起迓遽謂和仲曰今歲發解必屬君矣又謂士
高曰接黃之武惟君一人他日官居方伯則又非黃所及
也謂予與天昭貞甫姑俟下科餘皆未許者獨指與清曰
君得金形面白鬚赤火剋金象也視諸未許者更復遲遲
耳初不知與清已中既別去與清曰以予驗之知其術之
謬矣比揭曉天昭貞甫近仁與予皆在中列而和仲與諸
同在者皆下第明年與清登甲榜未幾士高疾卒則其術
無一驗者矣後二年上海談本彝爲予言其術之神談爲

應天丞習儀報恩寺。便道過清。清曰。公黃氣自天庭接眉。字必有高擢。不出兩月。驛馬已動。必是北都正尹。時十一月朔也。迨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談復詣清。嘲曰。向云兩月。今五十八日矣。當復云何。清拭目注視。忽曰。前說必不爽也。談大噱而別。明日除夕。驛報至。果陞順天尹。噫。僧之術奚獨神於談。而不一驗於吾數人也。

黠僧德藐。貌美年少。能足飛過項。若無骨者。與人握手行。潛從後蹴其帽。人不知爲藐也。尋丈牆垣。如越戶限。好服緋穿皂鳥。行市中。訕之者輒被擊。力愈雄者。仆愈重。嘗於廣東寄居僧舍。總兵歐公帳下一旗牌。勇甚。見藐狀。遽呼

爲興子大爲藐窘辱。旗牌白歐。歐遣勇士數人持梃。竢於僧舍外。藐不知。赤手出。羣鬪擊之。藐佯求免。擊者少怠忽。躍斂一梃。運轉如風。傷者過半。衆知不敵。棄杖伏地。歐神其藝。羅致門下。後擒王肖養。藐功居多。吾友吳鳴翰從厥考大廣公於廣藩。目覩其事。爲予言之。

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子。善詩畫。詩不經人道語。畫片紙數筆。人咸寶之。不著色。以水墨摸榻。清氣逼人。然亦無巨幅。生平好潔成癖。陶九成輟耕錄載一事。閱之令人捧腹。

宋克字仲溫。居南宮坊。號南宮。

字功

號

南宮

生

四

生。少任俠使

氣。好擊劍走馬。及飲博遊戲。能以氣服人。晚刮劓豪習。閉

門寡將迎。日閱法書名畫。工草隸。逼鍾王。片紙數字。人以重價購之。洪武初。仕至鳳翔府同知。

冠衲紀

張雨。字伯雨。號貞居。羽流也。嘗學書於趙文敏。字畫遒勁。詩出入蘇黃。尤善古律。行草入妙。與緇流衍斯道。泐季潭。復見心浩覺源。皆一時詩豪云。

張皮雀。蘇衛人。嘗爲胡風子僕從。胡術奇妙。日賣雷於市。市童畀一錢。輒以朱書雷字於童掌。令握固。少縱。雷卽應聲。張從之久。胡察其誠恪。悉以術授之。張貧無完衣。髻髮不冠。亦頗顛駭。袖有皮雀。時作聲。出則羣兒相逐。宣德癸

丑。三吳亢旱。郡守况伯律延張。張曰。須道流昇吾往。况曰。埃有雨。當昇而還。張曰。諾。翌日。結壇義役倉。有司列侍。張索酒數十瓶。飲盡。盪臥。天無纖翳。衆譁欲散。張欠伸索鏡。鏡至。以墨塗鏡而虛其中。天亦黑雲四布。惟中天露日。張謂守曰。是無難。俾道官塗之。守懇請。張握筆。一塗滿鏡。雲亦忽合。電掣霆飛。雨如建瓴。諭時。守焚香告足。張拭鏡。雨尋止。守遣道流昇張還。贈以厚幣。不納。張購沉香。自刻小象甚肖。刻既。卽卒。象今尙存。後數月。杭遣使來取天蓬尺。謂張在祈雨。家人以死告。使遽還。已得雨矣。皆謂其得屍解云。

成化初有僧來自鍾南。跌於吳城臥佛寺左廡。戴一笠。髮垂至眉。越歲稍長。亦不削。冬夏一衲。問其氏名。笑不言。率五六日一丐於市。問所丐。則曰肉。與肉食之輒盡。雖數斤亦盡。或一日無與。則从汲井者乞飲。飲亦盡一桶。仍跌故處。寺僧覲之。不見其溺。亦未嘗如廁。觀於寺者踵相繼。施之金帛。不一引手接。人奠於其前。雖餒亦不以市食。積而多。爲無賴子持去。笑而不吝。監察御史王濬往視之。亦坐不起。後竟死。跌處無他異焉。

蓬窗類紀卷第四

黃 暉 日昇

夢紀

吾蘇大司寇俞公仕朝。三歲時。患頷腫疾。醫莫能療。公之
考克和。夢一老謂曰。吾與汝兒換虎頷骨。故腫耳。勿藥。當
自瘥。克和竟不延醫。腫亦自消。及公長。補郡庠生。登永樂
乙未進士。至正統丙寅。爲大理寺正卿。金臺有一寓僧。善
相。公藝服見僧。求相。僧曰。相公之面與身。俱不見貴。而獨
有虎頷骨。所以貴耳。位當登三公。必過一大難。方享壽考。
後公果至刑部尙書。兼太子太保。因少保于公謙事連坐。

而有遼東之役。踰八年。事得昭雪。赦歸田里。至成化丙申。公卒。享年八十二。夢與相皆驗。

葉文莊公父。夢雙龍降屋脊語。未畢。都給事勅命至。附馬周公景寓永平。夢騎龍近天而行。因請入京。遂被召。孫狀元公賢未第時。嘗夢金甲神人持一旌。掃其門。上有狀元字。

閩仙遊縣有廟於山之顛。四方之人來此。寢廟中以祈夢。神每隱其機以示事。後詳之。無一不驗。今秋官亞卿浮梁戴公爲方伯時。遣一校官代往。祈之。校官夢候於朱門外。見閹宦啓門出。以小帖畀之。上有左遷二字。覺後不樂。曰。

決不爲戴告。旣還謁。戴曰。無所夢。必不佳。汝第言之。乃以實對。戴曰。然則吾陞矣。我朝故事。憲使三品。得轉僉都僉。都四品也。方伯二品。得轉副都。副都三品也。視外每下一階。吾其陞副者耶。未幾。璽書至。果以副都御史鎮守鄖陽。噫。神可謂巧於示。而戴亦可謂善於詳矣。

天順末。蘇郡學生陳熈。夢宴鹿鳴。同坐皆素服。不簪花。爲諸朋輩言之。咸以爲非吉徵。後陳登成化戊子鄉薦。揭曉前二日。適詔至。乃太皇太后崩訃也。明日。鹿宴。果皆素服。不簪花。其奇驗有如此。

禮部司務華亭戴儼。與今故令關西黨俊同赴春試。俊謂

儼曰。昨夢中觀天門開放榜。狀元則吳寬也。但不知何許人。儼曰。吳有其人。真狀元才也。俊書於冊以俟。迨放榜。今少宰吳匏菴果第一。儼爲予言之。予於王拱辰馮京事益信。

大方伯咸陽雍公世隆。昔爲吳令。爲予言其庠生時。嘗夢盜一牛騎歸。未至家。牛主追及之。反縛雍手。以杖箠其背。遂覺。是歲登鄉薦。明年己丑。進士。乃悟曰。身在牛上。己丑也。反縛。綁也。蓋己丑榜進士云。

成化丁酉。今冢宰晉陵王公。爲大司成。一日。進六館諸生。而語曰。吾夢成賢街兩木參天。今秋必有高薦者。大司寇

浮梁戴公適以監察御史提學南畿亦夢鹿鳴宴居首席者爲太學生告諸試者曰努力爭先勿使吾夢驗也是歲發解江陰劉繼生未揭曉先以病歸不與鹿鳴宴其次太學建陽蕭銳果居首席而浙江林霄中第七名則雙木參天之謂也明年南雍第進士者惟霄一人兩公之夢皆驗吉水李暹以戊戌進士拜主客主事夢風雨中度一嶺無所止棲匍匐至一家問之乃同姓旣覺自慰曰殆風雲際會兆也未幾弘治改元李以輕浮淺露黜爲廣德別駕至白茆嶺風雨奄至望一高門趨憩之則李姓也與向所夢者毫髮不爽主客同年今都水正郎陳于章爲予言此

成化甲午。今同知台州府事陸君獻之。赴試南畿。夢九日墮壓其頂。陸驚而寤。告友人。以詢吉凶。莫能詳解。比揭曉。獻之以易列第八名。易之魁。則徽州張旭也。旭卽九日之徵。而壓陸之頂。陸故不得爲魁云。

東魯張鳴岐。以進士來宰吳邑。舟抵縣。將升輿。旣曰。事有前定也。學諭汪有本問故。張曰。疇昔將選時。夢舟泊斷頭港。疑爲不祥。今縣當水盡處。適與夢符。故慨云。

陸源。予同舍生洪之兄。源妻娠將娩。源夢見一翁一嫗。翁謂源曰。吾兩人當再世夫婦。吾爲君之子。妻爲東城陳某之女。翌旦俱生。有瘞金在陳室左偏石礎下。盍往取之。比

曉源果得子。往詢東城陳某。果得女。陳所夢亦如是。遂與發礎有石覆一甕。探之。則清水也。悵快而還。是夕。又夢前翁云。物各有主。不吾見。故幻第攜吾脫毛衫往。當得金。厥明。源與洪同往。陳壁藏數人以俟。源至。置衫發甕。赤金爛然。壁藏關關字出。又幻。非鐵非土。洪潛懷一枚還。予親見之。後兩家女子竟不育。

成化辛丑。予赴春試。夢與今監察御史朱天昭。工科給事毛貞甫三人。同騎木龍。飛逸天際。自謂必中解元。賀其榮聞之。問予序次。予曰。天昭居前。貞甫次之。又次。則予也。其榮戲曰。木甲屬龍。辰象也。其應在來科甲辰。然必越三科。

以序而中。予甚不然其言。後天昭中甲辰榜第十。貞甫丁未榜第十二。予則庚戌榜第十四。悉如其言。恨其榮早卒。不及見。

弘治庚戌春試。予與番陽顧均實同邸。顧善推步。自云必第。亦許予爲同年。予三場畢。夢登樓。見少婦六七人。皆國色。予驚而下。聞有問予名者。一少婦曰。此十四甲黃暉也。予思曰。甲止於三。十四甲惟乙榜貼禮部壁者。有此數耳。因告均實。均實問曰。君入試度幾。予曰。五度矣。均實曰。每試凡三甲。今年二甲。則十四甲也。後予果忝二甲第十四名。可謂驗矣。

成化丙申除夕。予夢二神人。花袍革帶過門。眇予言曰。是矣。予問故。神曰。吾將用汝。予曰。奚用。曰。用汝作閻羅王。予覺而思曰。今歲必第。不第當必有死亡兆。適賀君其榮至。予爲言所夢。賀曰。閻羅王。鬼頭也。吳人呼鬼爲舉。當爲舉子頭。非中兆也。浮梁戴公。時以監察御史提學南畿。以所攷十三府學子。類行應天府收試。取十人爲首。又冠予十人之上。果如賀言。十人者。今稽勲郎中黃良貴。精膳郎中胡伯堅。文選主事蔣惟深。刑部主事丁大用。監察御史汪鼎夫。丁未會魁董萬英。貢士孫吳。錢綬。儒士金元玉與予也。比三試畢。予又夢觀榜。見予名。喜甚。然不列名數。又訛

寫予書爲易。後予中六十四名。蓋易具六十四卦。乃知所訛寫者。正予名數也。

成化庚寅。嘉禾聞近禮爲吳學諭。夢一舉子持泥金帖。遺聞詩二句。曰。明年九月湖湘道。應有行人報喜來。厥明提學御史山陰薛之綱。送一秀才入學。乃今監察御史劉與清也。堂拜時。聞爲言所夢。但不知所謂湖湘道何謂也。明年辛卯。湖藩具禮幣來聘。聞主試。試事畢。聞還吳。至中途。忽得與清中試信。其時則果九月初旬。

進士潛山戴恩。待選銓曹。夢得官到任。廳宇咸無。惟一葺舍。殊不樂。後半載。拜主客主事。時禮部方罷回祿。未卽重

建廨宇果皆葦席爲之迨與夢中無異焉

果報紀

李慶字原善蘇衛百戶也。頤而肥家饒于貲好結友名流多延譽主帥恆以事委焉。生四子有星士造焉。原善俾次第推厥子星士許曰皆武職也。原善意以安能皆得武職不樂薄贈而去。沙湖陳某居水鄉不通陸行陰蓄無賴操舟若捕魚者伺察客舟行劫銀米錢布之外咸不取蓋四者人同有無辨認故久不敗敗亦有辭皆陳計也。原善適督捕陳之村有惡陳行者詳白原善因往物色陳覺之封羊擊豕款原善出黃金百兩爲餽且言不幸而富故集怨

生謗原善亦以陳富人弗信受餽不究陳微問曰誰其云云原善笑不答強之曰某也遂別去陳遣羣盜夜半積薪環言者家四面縱火烈燄騰灼一家四人蕩爲灰燼原善又署獄事晨入獄錄囚忽見言者在側原善與揖而僕從無所見遂問故原善心悸亟還便血如注越五日死長子彬襲蔭歸又死乏嗣厥弟三人相遞襲皆死今之襲蔭者第三子遺腹兒也嗚呼言者欲除害而得慘禍原善受百金而殺一家一身之死不足以償而必延及四子也四子皆官星士推步之術亦神矣

監察御史王琰按吳日決杖不用荆以巨竹之本破而剗

其腹以箠。謂之番黃。死杖下者甚多。有不死。亦必倩鍼工出芒刺於潰肉中。延醫下淤血數斗。伏枕百日乃起。然皆有罪者也。一日至錫山。有僧趨不及避。王見之。遽命杖。僧瞬息氣絕。輿皂以告。王怒其詐。益杖卒不甦。乃去。後王得代還。侍班內廷。糾武臣失儀不實。憲廟赫怒。命錦衣杖王午門外。故事。被杖者厥明入謝。王勉強行禮。狼狽而出。越二日死。臀肉腐潰。至不能斂。觀此則浮屠氏果報之說。亦或不誣。

吳鄒鼎富甚。舉家入粟拜官。鼎子璇與璣。璇仲子鎧。皆七品散官。鼎姪海。與璇冢子鏃。皆蘇衛百戶。鼎卒。璇頗驕橫。

璣早夭。妻李氏年二十。貌美。孀範甚潔。就第中構別院。奉其姑與居。不踰戶閤。歲時祀祭亦不出。惟遣婢捧璣主入院。相對長號。吳人賢之。城有顯宦喪厥配。慕李欲繼之。洄李嫂往諷。李聞蒙被臥不應。嫂愧而去。後嫂以他事至。李亦閉戶不納。姑年九十餘卒。時李年近五十矣。天或鑒李苦節。特永其姑之年。使有所依也。時璇與海亦卒。家漸落。鉞視璇益橫。嘗被酒。毆死其鄰朱某。揮金如土。僅以身免。又健訟。訟輒敗。與鎧皆嗜飲博。由是囊貲空乏。田園繼盡。惟餘所居而已。鉞妻閨又以不道濟之間。謂鉞曰。寡孀臥室內。聞有瘞金。盍取之。鉞曰。善。鉞妹嫁金山者。適歸。遂與

噉翌旦妹與閨往省李。李款留。抵暮而散。忽報李死。吳人或訝而悲。鎡遽火其柩。既乃與閨淫李之室。迨遍。卒無金。不數月。閨死。鎡母死。鎡亦死。鎡之子婦又死。與九十之姑。五榘同殯一堂。鎡子魯。貧無力葬。售所居。葬焉。魯今纍纍無所棲止。孰謂天道果遠耶。

有客行貨金陵。舟抵上新河口。覓槳船入城。舟人見客孤身。適風雨驟至。故逗遛不進。薄暮纔至。水西門闔。止宿城下。夜竟殺客。沉于江。盡得所有。遂富。棄舟不操。逾年生一子。甚愛。甫弱冠。家業蕩費殆盡。父或出一戒訓語。輒被毆罵。惟飲泣而已。鄰家不平。嗾之訟。曰。吾兒穉耳。鄰有術士。

能以乩召仙。所言甚驗。往拜曰。吾兒不事生業。且悖逆。有
修。改時否也。仙附乩書曰。六月初三風雨惡。揚子江頭一
着錯。汝兒便是搭船人。請君自把心頭摸。悚懼而退。不數
日憂鬱死。金陵陶文靖爲予言之。

盛出血。居吳城清嘉坊。與人戲。以手折人。輒出血。故名。鄰
翁老無子。園地廣衍。盛與翁狎。嘗問其地所從得。翁輒道
其詳。盛潛寫翁賣地券。擇一已死者爲中見人。藏以俟。久
之。翁無恙。乃謂曰。汝地不吾歸。何待。翁以爲戲。盛作色出
券示翁。翁怒。氣堵吭臆。卒。盛爲棺斂葬埋訖。毀垣合翁地
爲一。樹石庭榭。葺之加妍。初無子。旣以計得翁地。又生子。

意願盈溢。所生子五歲不言。一日盛攜之入園圃游行。謂曰。吾老矣。目前生業皆汝有。汝不言。吾不樂耳。忽應聲曰。我卽某翁也。將有所待而言耳。盛驚怪。一仆卒未幾。子亦卒。遂絕。今地爲從姪汝誠有。汝誠爲予言之。

胡錦。金臺人。多技能。尤善黃白術。試輒驗。每試以成藥如芥。或銅或錫或鉛一錢。畀試者手自封固。置紅爐中。出則赤金也。構李富人曹某。慕其術。延歸。胡以藥畀曹。自爲之。須臾出謝曰。驗矣。然不實所鎔金。胡亦不問。各就寢。比二鼓。曹扣胡館。率妻子羅拜牀下。曰。初訝君鬼般法。雖出謝。實未嘗鎔。候君寢。爇炭鎔之。果得金矣。翌旦設盛筵。列珍

玩數重求授術。胡但頷之而去。杭有于嘒。少保公謙之子。延胡歸。闕于密室。三日不與食。峻刑迫之。胡曰。此某僧藥也。吾嘗迫僧授術。僧不授。殺而取藥。今君殺我。迫僧報也。吾弗恨。于盡取其藥。釋胡去。予于虞允中家見其術云。

郡別駕張徽。酷吏也。宣德中。清理軍伍。凡戶絕無丁者。必求其鄰與買其田宅者。巧構承之。結局于玄妙觀香華亭。少不承。卽峻刑雜治。死者日凡幾。予塾師賀宗振。澄江人。考賢嘗爲大理評事。高皇帝時。發石窩拽石死。宗振貧無依。來吳。僦屋以居。值故軍言吉址。里胥執賀往見。張問其父名。曰賢。張曰。非賢也。必賀耳。言與吉字相同。

二說句字當

必是同宗昆季。迫賀曰：汝不爲軍，卽爲鬼。賀不勝箠撻，誣服其酷。尅率類此，滿任去。坐事下大理獄。暴卒，故事囚斃，經相視得出。時盛暑，迨相訖，已三日，鬚髮脫落，從狗竇中拽出，膚體毀裂，臭穢不可近。兩睛爲鼠所食。吳人聞之，稱快。

陸花靴，居吳趨坊。吳人與商於吳者，製履寫必之陸。陸之直視他工倍。人趨之者，製之良也。與予同里閭，嘗見一人來索履，俟良久，未訖而去。頃之，倉惶來，覓所遺金，與陸相鬧，無獲。泣歸。經死未幾，陸暴卒。但胸臆微溫。家人歛不蓋棺。越五日，復甦，亟索食，食未至，附其子耳語曰：第多買楮。

幣從城隍廟焚之。能償則返。不然。不返矣。竟逝。胸臆不復溫。家人日往焚幣。叩首神墀。月餘莫甦。瘞焉。

滑稽紀

朱達悟滑稽之流。睚眦必報。或訛呼其名爲搭戶。必搆中之。乃已有與交者。折簡畀僕。往速朱飲。僕及其門。問焉。訛其呼。朱應曰。吾是也。遂覓一石重百斤。書其上曰。來人稱搭戶。頑石壓其頸。乃封裹。給僕曰。汝主索此物。吾割愛與之。汝速歸。毋息肩。恐吾兒還則追奪也。僕極力負還。主見之。不覺大噓。凡親交飲燕。必召朱。朱必赴。問答一談。使人捧腹不已。一日。諸少年游石湖。背朱往。旣解纜。喜曰。搭戶

不知也。朱忽在舵樓躍出。曰：「予在矣。」蓋朱預知。皆已賄舟子藏以待也。衆驚笑。延朱卽席。且飲且進。朱曰：「湖有寶積寺幽潔。主僧善予。盍一登。」衆從之。挈榼以往。酒數行。朱佯醉臥僧榻。日西猶未醒。呼而掖之。輒搖首曰：「眩。莫能起。」僧亦曰：「留。」衆先發。朱從間道還。時已暝。乃濡其衣履被髮。擊諸同游者戶。倉惶告曰：「不幸舟觸石沉於湖。予偶得漁者援焉。諸聞者長少驚啼。趨往至楓橋。相值皆無恙。惟有笑而已。朱但憤其背己。與訛呼其名。而爲是小隙不貸類如此。」

蓬窗類紀卷第五

黃 曉 日 昇

怪異紀

武功伯徐公有貞謫金齒時。聞滇南山中有寺幽潔。林逕迂僻。罕有至者。一日往焉。主僧出迓。一舍許。公詫而問曰。疲童羸馬。無先通者。奚而迓。僧曰。山有木犬。凡公卿大夫至。輒吠以報。犬昨吠。故出迓。公至寺觀犬。果木爲之。謂能吠。恐無此理。不然。僧固無從知也。豈僧偶知公將往。託犬以吠神其事耶。記以俟滇之人問焉。

予外祖武德府君張公開源居第。在郡城顧家橋西。廳事

右祠堂在焉。堂右有地一區，草莽叢密。每夜有鬼來堂中，仰屋長吁。家人薄暮相戒，不敢近其處。府君，遼陽省漢人，起自戎伍，歷有戰功，授前職。永樂中，嘗奉使西域，往返萬里，略無憚。貌不甚揚，騎射精絕，雅不信鬼神。家人莫敢告。一日，廉知之，夜二鼓，潛持刃往覘。鬼果在，突入刺鬼。鬼狼狽奔入草，忽不見。府君辰集家人，薙草掘地，得石井，濬可丈餘，得骸骨一具，驗之，乃立以死者。兜鍪鎧甲，爲土所蝕，紛朽莫可舉。必武臣遇急不屈，躍入井者，其忠憤激烈之氣，久不能伸，故仰而吁也。府君有所感觸，爲之具冠裳，瘞祖隴。歲時祭掃畢，以麥飯灑其塚，嗚呼。武臣徇義以死，姓

氏雖未傳。終得府君收葬。又享府君子孫之祀。亦可見忠義食報之驗也。書爲武臣勸。

劉福。蘇衛人。所居宜石塔營西。貧甚。恆稱貸。負薪以給。日以所贏歸貸主。滿一券。則易券復貸。一日。貸券滿。劉病作。力疾賣券復往貸。貸主羅洪。然慮劉以貧廢。所貸錢無所取償也。遂拒劉。憤恨病劇死。劉之父時爲吾家廐卒。貧無葬地。火其骸。後三日。貸主暮從石塔醉歸。忽見劉。捽衣索券。羅昏憤仆地。昇至家。雙目直視。以拳擊牆。若相搏狀。指爪流血。曰。客三百文不貸。致我死。何忍也。家人知爲劉。羅拜乞免。焚以楮幣。祀以牲牢。終不釋。良久。曰。喚吾父來。

厚贈之。家人匍匐強其父往。以青蚨千輩爲饋。羅忽甦。嗟夫。若劉者可謂孝矣。旣死。猶顧其親。世之有親而不肯顧者。媿於劉多矣。書以勸之。

外祖武德府君誕辰。子壻咸往賀之。先府君與先太宜人首至。明威將軍劉公英夫婦繼至。而三母姨亦至。劉鎮者。三姨之夫也。適有惡賓。莫能遣。故獨後。武德命馳馬以迓。報曰。抵暮乃來。留馬以待。燭至。武德頗動色。忽門外馬嘶。先府君與明威出迓。見人馬皆溜泥所封。莫辨爲誰也。問之。語知爲劉。掖而下。沃其面。解衣問故。昏然莫對。良久曰。始吾入王府基。青衣數人截吾馬。初疑爲盜。皆無所執持。

忽以土擲吾面。乃知爲鬼。予以馬策策鬼。鬼亦脫衣迎吾策。旣吾思曰。第策馬。馬當自巡。乃力舉策策馬。馬直突而前。奪一鬼衣。置鞍坐下。鬼畏蹂。不能當。始克抵此。羣往舉鞍驗之。鬼衣乃楮爲之也。蓋王府基張士誠廢址。士誠危急。縱火齊雲樓。死者無算數。然則鬼固宜有之。若楮衣。吳人歲時火之。謬意可資冥用者。今鬼衣尙猶楮也。此竟何理也耶。惜予未之見也。姑記以志異。

吳城鎮撫獄。故無怪。獄吏夜一往閱囚。謂之巡風。寒暑無間。諸獄卒商曰。托鬼以惴之。後當不來矣。一卒遘窰竈中赤土。夜伏草莽。俟吏至。擲之。幾中額。吏怪之。越四五日一

至。至則復擲。數日一至。又擲。吏以白典獄者。不復至矣。獄卒喜相賀。賀之夜。擲如初。初以爲侶中相戲。諸獄卒相視皆在。自後無夜不擲者。此又不知何理也。書以資論鬼者一談。

表兄夏文正。客魯時。鄰有初生子者。親友戲執而反接其手。朱墨其面。以鼓樂導。且行且笙。遍遊乃返。仍繫於樹。而羣飲於堂。忽一狼至。繫者大呼。飲者以爲紿。不救。少頃。啟戶。惟白骨委地而已。

七步蛇。嚙人。不出七步死。蘇郡學前有之。櫛工楊某。晨詣學。爲髻生束髮。忽草中有物。觸其足。如刺。楊意七步蛇也。

亟以所挾剃刀剗去之。初墮地如錢。既卽如桃。既又氣騰如烟。忽斂縮如桐子。視之成炭矣。噫。可畏哉。

予鄰李孟本。嘗往吳興市木之可薪者。筏而歸。泊城下。緝篷爲室。浮其上。居以守。忽夜有扣其篷者。曰。溫州漕舟還否。李以爲盜。臥不答。越宿復問。且以瓦礫擲篷。李曰。鬼矣。斥而去。既乃訝曰。鬼何溫州之問也。厥明。升岸。遍索之。茂草中有棺。書曰。溫州運軍某之柩。蓋領運而卒於吳。遂藁葬。俟他日載還也。瀕死時故鄉一念。至是未忘耳。孟本爲予道其事。

朱明寺前。民家有牝犬乳一子。翌旦。有來詢犬者。徘徊囁

喘。主疑而問之。曰。無他。求一見耳。引之見。目睫有淚。主益疑。它日復至。復不言故。自後三四日輒一至。至輒以餅餌飼犬。問之終莫言。主給曰。犬必妖也。吾將烹之。遂不令見。其人懼曰。犬。吾亡父也。夜夢語予曰。業緣未盡。墮君家犬胎。明將誕矣。必三載而後釋。覺而恠之。及來詢果符。故不能捨。主惻然。欲畀之去。曰。向云三載始釋。不及期。恐更他墮。莫若君所也。主遂不以犬視。犬省之者亦如故。越三載。其人來泣請。主畀之犬。犬不繫而從至家。竟斃。然則輪迴之說。恐亦不誣也。

魯獵者。能以計得狐。設竹筭于茂林。縛鵠筭之中。而斂其

戶獵者繫樹葉爲衣。棲于樹。以索繫機。俟狐入取鵠。輒引索閉。遂得狐。一夕。月微朗。有老翁幅巾縞裳。支一筇。偃僂而來。且行且詈。曰。何讎而掩取我子孫殆盡也。獵初以爲人。至。所徘徊久之。月隨而瞑。乃亦入取鵠。亟引索閉。則一白毳老狐也。世言狐能幻人。信哉。

弘治癸丑夏六月八日。通州詭報胡寇至。人皆倉卒趨入州。室家貲重。咸棄不顧。至潞河。舟少。罔克濟。多憑河以涉。溺者無算。潞水填咽。爲之不流。予嘗聞吳之故老云。正統戊辰九月。楓橋有執皂旗者。詭曰寇至。時聞有鄧茂七。越有葉宗劉。咸聚衆作耗。人心方懾。故皆不及致詳。競趨入

城至相蹂踐。死于閭下。亦無算。翌旦乃定。郡守金華朱勝求執旗者。掠殺之。事正與此相類。故併記之。

吳一丐者。溺囊視腹倍大。似可容一釜。有竅能溺。立而起。則委地。日蹢躅於教場僻地。箕踞而丐焉。人異而憐之。所丐亦足糊口。至於今尙在。

柳御史彥輝。正統甲子。奉璽書督捕閩浙。風稜峻厲。兩省靖肅。陞山東按察副使。未幾。閩有鄧茂七者。聚衆作耗。藩臬謂柳嘗立鄧爲千長。事聞。朝廷震怒。命錄輝家。時柳已卒。柩還。葬之明日。錄者至。百口咸就繫。赴京。朝命盡發遼東鐵嶺從戎。柳妻沈獨下浣衣局。景泰庚午。沈弟璇適當

匠亦來京。一夕夢柳告曰。汝姊明日當釋。亟往迎之。比曉。且疑且往。既至。典局者方呼沈問所親有無。無則復收入局。璇於人叢中忽應聲。姊大驚。相抱持慟哭。傍觀者皆泣下。遂歸吳。吳人至今神其事。

黠盜紀

黃鐵脚。穿窬之雄也。鄰有酒肆。黃往貰。肆主不與。黃戲曰。必竊若壺。肆主以他器易飲。是夕。肆主挈壺置臥榻前几上。鐫戶甚固。遂安寢。比曉。失壺。視鐫如故。亟從他肆物色。壺果在。問所將。曰黃某。主詣黃問故。黃用一小竿。竅其中。俾通氣。以猪溺囊繫竿端。從窗引竿。納囊于壺。乃噓氣漲。

囊舉而升之。故得壺也。

席英王勇。巨璫汪直將佐也。騎射絕倫。汪失勢。無倚。乃肆劫掠。殺人甚夥。邏卒謀擒之。兩人不。自安。欲遁。各念母在。不忍舍。乃白晝控弦矢入城。別其母。過關王廟。又遞下馬入。叩首行。譟而從者。迨千人。莫敢近。遂出宣武門去。羣邏襲至永平所親家。乘其澡浴。擒斬之。噫。兩盜入京城。如入無人之境。且能使千夫莫近。其名英勇。亦稱情矣。惜不善用其英勇而罹誅戮也。

京師西郊多貧民。每晨入傭。取直資養。迄暮歸。往往有死於道者。積而多焉。兵校潛察之。則所死皆貧民。訝爲鬼。一

日羣校伏茂草中以俟。比暝有歸者。一人襲擊之。仆地死。羣趨擒之。乃人也。檢所得止三十文。問曰。彼而讎也耶。曰。非也。曰。所利幾何而殺之。曰。吾懼禍也。吾窮人打窮人。則所得必廉。廉則人不疑吾盜。所殺百人矣。羣校遂送之官。磔於市。

祛惑紀

吾家有巨獒。白質赭章。獐猛異諸犬。外人至者。莫敢闕予戶。予一日從他所暮還。見屠兒繫吾犬以往。亟止詢之。家人曰。犬近爲妖。遇夜爬地作坎。闕之室。嚙戶欲出。不能出。長號如泣。予曰。爾未知也。犬性守闕之室。非其性。故嚙。不

能出其職廢故號縱之外爬地試厥爪利鈍凡此皆守之道奚其妖遂斥屠去還其值今數年犬尙在而無他也

世以初五十四二十三三日爲月忌月忌云者百事不利於此日也萬口一談莫之敢當成化壬寅予鼎新弊廬預向匠氏立木無所擇工完日值吉值凶天也築礎以俟一日月忌予曰汝第立禍在予亟命匠氏呼曰完矣曰胡不卽立偶過見之止予曰歲建在寅若家面東一不宜也苟得吉辰庶幾或可今辰何辰而此舉乎予曰初與匠氏約工完立木吉凶不較也巫違二誤字其言書此破拘忌者惑成化某甲予下第歸自金陵每學舍郡縣散後獨留誦

習家僅榼餉至。亦命之去。學故李司徒廢址。相傳鬼物戲人。嘗羣聚宿號。或見有如風帆從甬道馳入。或暗中牽毛。汝寅之衣。或燈下假曹鳴吉之櫛。然皆耳聞。一夕。予假寐齋居。外有軒一區。布地以板。板上縮縮如人履聲。傾耳聽之。久不輟。予熱燈啟戶。視之。見一狸奴。嚙予投骨未竟也。吳下多淫祠。五神者。人敬之尤甚。居民億萬計。無五神廟者。不數家。廟必極莊嚴。富者鬪勝相誇。神象赭衣冲天巾。類王者。列于左。五夫人盛飾如后妃。列于右。中設太夫人。五神母也。皆面南。貧者亦繪于版。奉之曰聖版。迎版繪工家。主人齎香以往。樂導以歸。迎象亦然。至則盛設以祀。名

曰茶筵。又曰待天地召歌者爲神侑。歌則詳神出處靈應以怵人。自後主人朝夕廟見。娶婦不祀廟。不敢會親友。有事必禱。禱必許。茶筵祈神祐。病愈訟勝。咸歸功之神。報禮不敢後。苟病死訟敗。則曰心不誠耳。罔出一語爲神訕。中人家一祀費千錢。多稱貸爲之。吾家廳事亦有一廟。子孫漸衆。居頗隘。欲毀之。未幾余病瘥甚危。咸咎予輕發毀廟語。予聞之曰。吾與五神不俱存。吾存廟必毀。神能死我。廟存矣。數日瘥止。予曰。不可失信於神。遂毀之。今二十年。無他疾也。

賀美之先生。解元恩之父也。解元卒。予弔之。問其葬。美之

曰。予之服菴期之日。葬期也。及期。陳留尹王抑夫來謂予曰。賀氏先塋向方。與歲建相值。期之日。值其兄之生辰。而又的呼厥父。皆陰陽之大忌。盍往沮之。予戲曰。人言不信。陰陽惟美之與予。若往沮之。美之將謂予能明於己而獨暗於人矣。乃謝不往。抑夫拂然而去。匍匐往沮之。賀不從而葬焉。厥後往。美之壽終七十有七。冢子慈。迄今無恙。家益饒裕。則的呼歲建之說。不攻而自破矣。

河豚。水族美味也。吳人好之。江陰常熟特甚。每正月至者。爲頭起。富貴家爭先趨之。一尾有至百錢者。好事謂其腹中白膏爲西施乳。又誣東坡云。喫河豚直得一死。皆甚言。

其美也。相傳倒弔塵墮釜中。其毒滋甚。故烹必以傘蔭釜。然往往有中其毒而死者。病目者食之必盲。瘡瘍者食之加甚。醫家云。飲溷汁乃解。然則人何苦好之也。口腹累人。至輕軀命而不顧。愚哉。

商販紀

周仲明。瘍醫家子。習舉業。不第。家日索。謀生計於所親。曰。江北販蟹。風便必獲厚利。遂與陳某陸某同往。抵寶應。得蟹歸。一晝夜抵揚子江。將渡。颶作。天暝。同行或止之。周冀速歸。遂渡。中流風烈。蓬桅俱拔。竟覆。周偶得繫篷索。挽而升諸篷。陳亦從水中出。與周同載。隨入海。有頃。月從洪濤

中出。周四顧無際。相向號泣。意必爲魚腹中物。且餒寒弗堪忍。至月轉而西。聞雞唱。周喜曰。人家近矣。蓋海潮復上。而隨之來也。比曉。篷若有物相礙。兩人探之。得淺沙。舍篷而趨。又聞打鐵聲。隨聲以進。得一人。問之。則江陰縣界。去溺處三百餘里。丐食而還。陸亦得救先還。以溺告周之妻子。已招魂成服矣。周還。暮歸擊戶。家人疑鬼集。衆啟戶相抱。且悲且賀。如隔世人。周至今尙爲瘍醫。誠可謂幸而免矣。書爲冒險求利者戒。

生發爲人誠濟餘生不屬餘

釋冤紀

承天寺前故多盜。蓋其爲吳城闔閭多富室。又有委巷臨

其前四通八達易出沒也。有蔣盛者，雖無賴健兒，然出力給諸富家驅使，而不爲盜。貧未娶，一母年八十餘，日惟取其力之直以養。予姻王訥菴先生亦居其里，予一日詣王，見蔣囚首桎梏，一武士繫而行，一老泣而從，里人皆嗟咨歎息。若爲蔣不平者，予怪問故。訥菴季子惟仁時與予皆庠生，爲予言曰：蔣以愚得禍耳。疇昔之夜，忽羣盜粉墨其面，持杖劫吾鄰家。垣堅宇峻，未克卽入。蔣適在，從壁隙窺而叱曰：汝某某也。吾識汝，不去何待？盜悉驚竄，鄰遂獲免。今盜掠他氏被擒，詞連逮蔣往，有死而已。予曰：知其非盜而坐視其死，可乎？惟仁毅然掖予同往，白所司，分列羣盜。

遞鞠之得非盜情。遂釋蔣。置羣盜于法。噫。若蔣可謂愚而忠矣。惜其至今尙爲里中鰥夫。而無爲之娶者。

蓬窗類紀終

蓬窗類記跋

右蓬窗類記五卷明黃暉撰暉字日昇號東樓吳縣人
宏治庚戌進士官至刑部郎中明刻煙霞小說有蓬軒
吳記蓬軒別記一書歧爲二名又誤題楊循吉著豈以
傳本出于君謙致有此誤耶此明初鈔帙尙是足本分
二十八紀皆不出鄉里故實亦中吳紀聞之流亞也舊
藏楊夢羽家前三卷又經黃蕘翁手校愈足爲此書引
重擺印時爲分注當句之下以存其真鈔本顯然謬誤
黃氏據別本改正者不復引也卷一至二有隆慶間人
海虞陶菴子手評於本書不無淪注之益因仍存之乙

卯冬月無錫孫毓修小綠天識

道光辛巳郡中方有修志之舉
思廣搜遺藉以助多聞適估
人以鈔本各種相示唯此冊最
舊因購之在明人著述中不多
得也向為楊五川所藏尤足珍
重云

復見心齋十月廿六日記

奉十二月望間友人管佛寄來復及伊家藏有此書刻年
間之書其後以是致成不暇反以此今各開出藏又十四日姑坐無聊
不暇刻以校抄本也注借之以一卷卷首王序後有吳氏
有德序其後重刊刪非其舊也公名曰達軒吳氏云壬午年冬

管氏所藏刻本亦稍有与此异者就字之可存者
校諸上方内有異者著之於卷尾恐為重刻時增
補之辨亭一條今脩撰毛憲清句下多兩辰朱懋忠
繼之崑山人七句上增皆字下四至四人改作至此必後
人增蓋而然不可概逃虛子條末有云少師公有叔名震
者公回至家不容相見日汝從西方之教而請東方之
難不能靖置我何地何見之有此可度已并聞故存
之餘即有一二并此重疊重輕不復及云 同日記

趙上元漢言同體重事仍將刻本校一過刻不
如抄者志未校出因抄固言本中摘錄之語
省會序云云天記二卷同記一卷知所校也云云